

李生健康初中畢業紀念

文 學 小 叢 刊

藍 河 上

劉 白 羽



葉 碩 甫 贈



卅三六廿四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學小叢刊第一集

藍河上

劉白羽

目錄

藍河上.....一

豐坂子.....五四

藍河上

秋風漸漸涼了，藍河上像給一抹柔軟的頭髮織了片網罩着變得憂鬱鬱的。

沿岸的石塊路上，草，已竟不可掩沒的露出衰老的樣子。在那一陣一陣抖得噹噹響的風腳上，草仔，便離開了那白鬚髮一樣垂着的草穗，吹散開去。路旁，一片雜樹林，太森長，太密了，遮蔽得陰闇闇的。風一過，質料不相同的葉子；薄的，厚的，帶絨毛的，……亂拍着響成一片。這騾響，不會在一瞬間吹散，卻陀螺似的，一直旋到水皮上，隔岸巖峻的峭崖上。

「呼囉……呼囉……」

這稍微有點彷彿裂了缺口的，銅片敲打着的，發啾的喊聲，單調的從給林樹遮斷的路拐那面送了來。

太陽，羞澀，焦灼的哆嗦着。那一眼望不盡的，這藍河岸上充滿了的樹林的影子，却無恥的，不顧忌的，如同一堆堆浪漫的夢幻，擺動了誘惑的黑髮，把那瘦長的樹影，倒向地面，有的就像一隻手，伸進水面去，摸撫着。扯得更長一點，更細一點了。樹葉的騷音，在這一瞬間，也變成了詭秘的細語了。

一個人影，先從那路拐角上現出，挪動……一會，又是幾個影子模糊在一齊了。喊着的是一个老頭子——看樣子，是慣走這條路的老手。拐過來，先把兩隻燒火眼的紅眼皮翻一翻，機警的，往深林中瞥了一轉，看有沒有狼羣在那兒守候着。一面嘴裏還不停止的「呼囉……呼囉……」的喊着。這喊聲，很有節拍的撞碎在石塊上。顯得很疲乏，很脆弱。

嚷：

聽着這喊着，瞅着的細心動作。跟在後頭的王得，再也忍不住了。從後面跳出來

「老李，照你這樣走走看看……得明天到吧！」

譏諷的！他剛一住口——背後兩個年輕的小夥子，也嘩的笑起來哪！在他們的
笑聲裏，充滿的是熱情的溢流和任性。老李的頭回也沒回，彷彿這些聲音，在他那老
於世故的耳朵裏連蚊子的哼聲那麼大也沒有。這一下，似乎是一隻含滿了侮蔑的，
滾熱的熨斗，一下烙在王得的心上。等他立着脚，把眼睛四週一看，嚇……這沒止沒
休，漫無頭尾的雜樹林裏，就跟魔鬼的大嘴一般，吐着陰森逼人的涼氣，使人的毛骨
都有點發麻。再加上岸脚的石塊上啃着的浪沫，發出來的那股聲響……

「來，來……小夥子！歇一歇脚吧！」

他以為是在愠怒着的老李却和緩的招呼起來了。

老李這會坐在一隻倒了的，漸漸給虫子蝕得朽化起來的樹根上面兩手捧着

下巴，臂是放在膝蓋骨上的。薄薄的兩片發白的嘴唇，鉗子一樣，夾着那個烟斗，吸。一縷，一縷，冷清清的藍烟，從披露着黑毛，微微有點上翻的鼻孔上，裊裊的吐出來。兩手遮着了腮巴，胡桃壳般的瘦臉，更顯得小了。那兩個人，提了兩隻草鞋，去坐在岸沿上，洗着腳上的污泥。王得走向老夥伴那面去……

「老李！這兒真荒……」

他歪了左膀頭，把指在脊梁上的槍弄下來。

「這藍河上……哼！老弟，嘿，嘿……」

老李一隻手，把烟斗從嘴唇上拿下來，舉在半空裏，指那泛着千萬顆真珠般，細濛濛洒着白霧的藍河……他笑起來，那發啞的聲音，沉重的含有一種野性的醞發。他一笑，那薄小的嘴唇，顫動得緊張着他那一隻手拍了一下，剛並排坐在身旁的王得的大腿。

王得垂下頭去，正扭開機柄，檢看平躺在槍膛裏的一串子彈。

嘎嘎，嘎……就在他們頭頂的老楸樹頂上，一隻梟鳥怪聲怪氣的笑起來。倆人抬起頭，上面的楸樹，高拔上去有三四丈，豐密的樹枝樹葉的交搭遮蔽成一片漆黑的籠罩，一點陽光也晃不着，梟鳥就躲在裏面。瞅了一晌。老李又把槍夾在兩條腿的中間，坐下。王得聽着不停止的怪聲，暴躁起來。他拍着手掌，呼喝着：

「哧：哧：」啼聲，還是沒停止着。他的頸子仰得也有些酸痛了。他把倒在樹根上的槍拿起來，朝着那枝葉頂密，黑得頂濃稠的地方，瞄了一下。手指微微一鈎，砰，這一下，樹葉繽紛的震落下來。雨點一樣，落到兩人頭頂上，肩膀上。聲音却一直一圈圈散落往樹林的深底裏去了。那梟鳥嚇得拍着翅膀撲出來。可是外面陽光在斜射着呢！撲啦，撲啦，幾個周轉，落向深深的草叢裏去了。

老李一邊撲打着滿肩膀滿懷的葉子，埋怨着：

「這樣浪費……：：：！真是頭一次，遇上狼羣，你就懂得子彈是寶貝了！」

王得却瞑着兩隻眼睛，在那兒深思……

一個在他心上永遠是冷灰層一樣的秋夜，那青藍色的菜油壺嘴上吐出來的火焰，還憂傷的，一個爆栗似的，炙在深邃的記憶裏，沒有湮沒過。爹爹在各處酗酒，胡鬧，十天不見影兒了。媽媽瘦條條的臉，在那不祥的影子底下，怎樣把那已竟陷做兩片黑坑的眼圈，往外絞着淚水……她安息了，最後她的眼圈，不再絞動了。那會……一陣西風刷刷的，從窗紙上拋過去，梧桐葉子，也人手掌一樣，在那冷冷的月光中播盪着，印在窗紙上，飄飄落下去，毫無聲息的。自己的喉嚨，像掘開的水溝，咽哽……那會，屋頂的高亭亭的梧桐樹上，就落下那麼一陣怪惹人厭惡的梟鳥聲，
嘎，嘎，嘎……那次他沒有呼喝，也沒有檢一塊石頭去拋，打……只是冷冷的靠在樹身上，不動。

「我得生活，我拋開這里沉沉的死地，不能和媽媽一樣歇旁人肚子吃得那樣鼓，自己卻餓死……」

現在他只記得牢這幾句爆炸一樣沉重的話從那兒他離開了家鄉……王家

哼着這平日他最愛聽的歌子，從厚厚的嘴唇角上，扯下兩條弧線形的，老實的笑紋。老李霍的拍了他肩膀一下。他嚇得猛然把頭激動的翻過去。老李卻抖開那兩片小嘴唇，一連串略略……從喉嚨管裏榨出一陣嘎笑來，他仰起左脚，一個勁兒把握在手中的烟斗，往潮蒸的硬皮底子上磕着。從那骯髒的烟灰燼裏給風扒出許多碎星星的火點，滅在風腳上。

「老弟！到不了站頭，就叫你瞧瞧狼！」

王得翻了翻上嘴唇，連那鼻子都有點歪斜的笑了笑。仍就把下巴仰一點兩眼望着天。霞炙熱了他沉穩的心靈。眼球上，也多少染上一些霞的焦灼。塞在他記憶裏的，是廣漠的，甜蜜的熱情奔放着的草場；是野馬般無顧忌的，任情的奔馳。他是一個勇猛沉摯的流浪漢，從那聳動着的，厚寬肩膀的線條上，是看得出他青春燃燒着的力量……現在，表面卻沉默。

忽然一片黑，悠然的，插進空中更綿遠了的霞塊。

一隻鷹把堅硬的膀子一平，旋了個旋圈，啊！說不上來的靜謐和莊嚴。在牠背後襯托着的紅霞，以及藍得杳遠的天空。王得扯了一下老李，指了指，他的兩眼跟着鷹的尾巴，盤旋了十幾回，然後牠猛然發現了什麼似的一斜身，倏的一條黑線，落向遠處山嶺後面去了。

「走吧！還有一條峽沿得趕呢！」

老李皺下眉頭，抬眼瞧了瞧那條稀鬆得漸漸要臃腫起來的霞塊，站起來彎着腰去整理那磨黑了的槍措帶。王得看看鷹再也沒飛上來，也就招呼了兩個小夥子——一個聽見喊聲，趕緊往樹上磕烟袋，拴起草鞋的藤串絆來。

他們走了，那邊深深草叢裏又撲啦響了一陣。

在王得深邃的意象裏，永遠像火鏟打在石尖上一樣，閃着不可磨滅的火星在東家的馬房裏，他沒有和旁的夥伴那樣酗酒——像老李就是一個，他在王得燈搖擺的黃影下，常常紅着臉笑鬧有一次王得把拳頭敲得他骨頭山響，伙伴們還在——

旁挑撥着。可是第二天早上，旁人卻看見兩個人在場院後老桑樹下，說笑得和沒有那回事一樣。背着他，老李多半是聳着那怪可笑的紅鼻頭說：

「嚇他？……小孩子！小牯牛！……」

這小孩子，在摸不着的日月裏，有時也摸得出上嘴唇上有鐵絲般的露根了夜靜時，他也那樣想過：

「咳！怎麼一活就二十五六了！……」

長長的生活的疤痕，在他那比較旁人堅韌點、厚點的腦子折皺上，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分別。等到天一亮，鷄聲把他喚醒，他就忘掉了一切。……鬚鬚苦累是並沒消耗到他真正的精力。總沒打過呵欠。也許就因為這點好處吧？平常雖然他又粗魯，又倔強，就是東家拍他一下肩膀，也會斗的車過瞪了兩眼的臉，像要拚命；可是東家永沒在他身上想過一個「走」字。這次叫他跟老李去雲谷收租，前一晚，老東家還叫上他去，囑咐了幾句：

「出去見見世面吧！王得，你也二十多了……」

走着，走着，耳邊彷彿又響亮的，響起這句話來，像老頭陀手上的鐘錘。

那會，在他心裏，不也想着——走吧，走吧，向更遠的地方去……

他們脚下走着的岸頭，却蹣跚起來，有點往河面上突出去。河水，也不像剛纔那麼平靜地流着，一味的是渦漩一樣巨浪，泛着漸溶的冰片那樣青白色，擊打着岸頭岩石。岩石上，一簇簇不知名的水草，把窄長的綠葉擺着，向浪頭裏瀾着。對岸，岸給一片矮矮的野茶樹攔住了。再往上，卻變成峭壁，峭嶙的，刷了一截深藍，土青色。拔起。一直往上，快到頂端了，因為落日的晃照，塗出很莊嚴的，焦灼的金光。頂上，掛着冷冷天風的小樹頭，也鬚鬚幾個爬着的黑點。

王得仰頭尋那片霞，沒影了。

天，完全是逼近黃昏時的慵懶。旅人的腿，也許是麻木木的吧？只有他，一手探在右胯上的糧袋裏去，摸出塊乾麥牙餅來嚼。

「老李！落脚還有多遠？」

「拐過峽沿，狼見愁，還有里半路，老弟！」

在路上，老李可變得比他機警了。時不時往前多跑上幾步，攢了槍桿探頭——每次跟着脚下的路，拐一個彎子，全都不嫌麻煩的這樣做。這次上路，老李說好不再喝酒了。到了宿腳時，也不像王得那樣，扔下腦袋就睡。他更乖巧的是對於走路用勁的經驗。往往王得他們喘了氣，擦着額角的汗珠，他只平常的把薄薄の上嘴唇掀一掀，露出一個笑花來。趕夜路，他總會叨唸着：

「老弟！黑泥，白水，牙色路，——你記着！憑你摸遍天涯地角哈……」

王得的心，這會卻更沉重，沉重了。他在這次遠行——這是頭一次嗎？每次想起那決定了的念頭，總會咬着牙，把大姆指和二姆指更下勁的去摸索一陣槍托把。眼前，忽然顯得黑沉下來。

還沒仰起頭，老李輕輕把臂肘拐了一下他的胳膊說：

「到了，狼見愁了！」

果然，迎面是突起的懸岩，兩岸拔立起來的岩頂，接連着像吻着一樣，只從那橫截着的，小小的雜樹柯的密葉間，狗齒般露出一條曲曲折折的，金黃的天空。這條窄路盤上去，就在最高的那層岩頭下面往前進。裏手是稜角突兀的石壁。外手便是稀稀的小楓樹，朝下靈巧的探着手。假如要落下一片葉子，……至少飄飄的，要落一兩刻鐘纔能浮到那吐着白沫怒咽的水面上。路到了這裏，又那麼窄，緣着峭壁脚凸出凹下，就像一股虛茫茫向上浮升的烟或霧。上面，岩頂蔽着日光，顯得黑沉沉的。

老李脚快，早走過一個凸崗，拐上峽沿小路。

到了那裏，王得很想探首看看下面究竟有多少丈深，可是鬚髯有一種冷氣從下面撲上。他一手攀住那附爬在稜稜的石角間，小孩兒臂粗細的老野藤蔓。

楓樹的葉紅得像多少滴血，凝在一堆。風一來，一翻動，有的地方纔露出微青，微黃的嫩色。

老李走着却談起天來：

「嚇！有一次，大清早我趕往這邊走，唉！少年氣勝，老弟……人家對我講，一個人，早不得，可是，你猜……我想，就白白在那兒瞅着太陽紅滿天嗎？多麼倔強啊！我仍然趕上路了……挺涼，奶奶的！走到這裏，一個勁兒，露水從藤葉上往下掉，我啊……只措了一把雨傘，走走……忽然聽見對面拐腳後，也有嘩嘩的聲音，一瞧……老弟！一隻那麼大的狼，簡直沒有過，嘴裏叼着血淋淋一個死孩子……這一下，魂飛魄散，老弟，你懂……那傢伙瞅見對面有人，兩眼露着藍湛湛凶光，就跟狗吃食時候的那股勁，牠也不躲，一直走來，就那麼股道……這裏你瞧！眼看到了跟前，我真急哪！把手裏的雨傘朝前就打……嘿，嘿，誰想拴傘的藤繩崩斷了，花……紅澄澄油傘整個散開……」

脚停了停，他把手一揮，朝旁人笑着：

「……那狼也不明白這是什麼來頭，一嚇！怎麼樣？你猜……真眼花了，一跳落

在一棵小楓樹上，喀噠……小楓樹腰斷兩節，狼也落下去了……」

一邊走，一邊聽的人，都有點神往了。他打個哈哈。

「所以，所以……沒槍，一個人是走不得。走不得……」

路拐了方向，不再沿着峽沿了。兩旁，多是藍得沉默的，像披了長衫的教士，顯着多年的頭頂的黃檀，厚壳，野榆。風冷冷吹着。太陽最後不忍扯下去的純紅的光芒，從樹根上，射得他們渾身哆嗦着，這只有一瞬……再走下一塊凸起又凹下的石崗，太陽却沒有了。只在遠遠的，紅粉一樣迷漫的，蒼茫的暮靄裏，露着一個紅輪。

王得正皺着眉，在那兒應着四處山巒的黑影。一股神祕的感覺，掠過他鐘形的長臉。忽然腳底下，樹梢上，飄出一陣狗吠聲。他撞了撞老李的胳膊。

「……………」

那是一種幻覺吧？倏然把他扯到那已經渺茫的遠年。在一株烏柏的稀杈下，他見幾隻水牛，慢慢的，踱在一塊綠茸茸的草崗上。背頭，幾個撐了大斗笠的小孩子，

橫坐着。一面揚着手裏的柳條，往空中撲打。他的脚快跑了幾步，樹却不作美的隱蔽了一切。

二

幾棵落了花的木槿，把黑影子膨脹成一團了。

沿着山徑的一排排柿子樹走，樹一直順了坡脚，長滿了這半面山谷，那經過了兩三次霜打的柿子，漸漸發出黃紅色來，可是外圈還潤飾着一點青綠。有的長了四五枚的細枝，禁不住過重的分量，墜得彎了下來。王得瞧着這些掩映在巴掌大的厚葉下的菓子，覺得嘴在炙燒一般的發乾發渴。

夜已經開始掩沒了岩頭下的藍河。

四個人，此刻全感到一陣近乎麻痺似的酸軟。王得把那頂軟胎的發黑了的毡帽，推向頭頂後，探進一隻手去，搔着蓬亂的頭髮一些白的碎沫順他指甲上往下飄

天空流着一片極濃醜的，刷了一層毛茸似的紫霧。幾隻鵝鷹伸平了兩翅，從對岸山頂的蒼林上飛過來——大概是因為正是鳥雀，栖歇在樹枝上的時候了。牠們傲慢而冷靜的嘯着。嚇得小鳥全從樹梢上，落葉樣，紛紛的飛向深深的草叢裏去。

隔着樹林，還聽得見河水，夢一般的嚶咒。聲音在穿過對林的時侯，一路給樹葉內徑拍聲剝削着，送過來，已經微細得模糊了。

囉，
囉。

突然一陣含着鋼絃的，尖銳的噪子，從密密枝葉上掠過來。

鬍鬚遠行人偶然聽見故鄉的人語一種甜蜜過的安慰的笑從各人鼻翅上拉下來王得先一脚跳上一塊突起的石崗極力把眼睛搜尋的向四處拋去聲音就在近處連一個人影可也看不見倒是那幾隻水牛變成了幾個蕩般的黑點正從這個

山崗住那個山崗上爬動。

「老弟！你別費心吧！我勸你哈哈……」

老李打着哈哈却捨掉長長往前拖去的路脚。往幾株高聳的白楊樹下走——
那兒看出一條窄極了的踩出來的小路

「哦！走山路是得讓火眼猴的！」

兩個小伙子聽着這恰當的形容笑起來王得沉默下去，只把兩眼瞪着那瘦削的矮背影好像感到一陣什麼事情要觸發似的他怕想起來早一天或者早一步的事——他覺得那全是會聳人毛髮的黑滲滲暗影，只有前面是光亮的……這不是一天的感觸了從他兩個肩頭還非常削瘦離開家時起就是這樣現在走過了多少路給野性的風發酵的吹拂着又開始覺得在東家的馬房裏凝固的沉鬱了他不能在那兒他並不是喝上斤把白干一醉半晌便算對於生活滿足了的傢伙他開始覺得那是多麼執拗的日子只有麻木的給生活壓倒的纔會習慣着呢這堆話他早就想對老李說可是到了嘴頭那小而皺的臉露着一點誠樸在眼前一晃或者是笑着

遞過一斗烟來他咽住了。他又不得不把眼睛轉在自己鞋尖上。

路是隨着山在起伏的。突然一個小伙子嚷起來：

「一點不錯，李老爹，你聞！」

果然，一股帶着焦味的炊烟，在前面不遠的林梢上，淡淡地飄出。老李仍然固執的走在前面，彷彿是懷着一種極自信而且對於同伴值得露骨的傲慢。王得笑了，輕輕的自語着：

「這倔強的性根……」

那張笑的臉忽然一繃，兩條濃濃的眉毛動了一下。一面咬緊了牙巴骨，心裏下着決定：「准說，准說……我不能那樣，我不能永遠呆在一處把魂合骨頭都在一齊朽化，我還年青，我需要更熱烈，更遠大……」眼睛映了映，微微向前突起的鼻梁顫抖似的，又停止了。

他忽然覺得胸臆上的悶熱，轉頭微微嘆了口氣。

炊烟更濃重的撲落地面，迷眩了眼睛的時候，一邊揉着眼，總覺得天在發霉，一
層陰着了。担心的……朝前面趕了幾步，重重的敲了老李的肩骨一下，憂黯的壓低
了聲音問詢：

「明天落雨能走嗎？」

「老弟！告你說別擔心吧！還有長長一夜哪！」

這會，倆人是並着肩的。老李故意把那合他腳踝不大相稱的皮鞋——那也許
還是他當副爺的爹爹的遺物哪！——撞得脚尖下細碎的石子亂飛。路剛成了些，却
變成曲曲彎彎在那無秩序的木樁間走到頂端。往下是一個坡脚，坡旁依靠着一張
峭平的石壁，下邊出一個人家，幾棵棧梢上還掛着紅點子的梨樹，把那有刺的粗枝
鐵般堅硬的從竹籠懸掛停上來。

老李一滑腳，跌倒了，站起來往下跑。

「跟着……」的喊聲從不遠的樹後一個小女人走出來，她一眼睛

見這突來的旅客就嚷起來

「李老爹，爹這幾天叨唸着你呢！」

她的臂彎裏，挾着一隻麥稈桿編的巴斗。幾隻肥肥的小豬，拖了那將要垂到地面上的肚子，跟在後面。蠢笨的把那小尾巴，捲着搖起來。在它們那些溫善的狹短眼睛裏含露出來，一股藍的光芒。也許它們是一堆慣於知足的傢伙。王得懶懶的，一步步走下來，瞧着牠們却笑了。他上嘴唇的一角往上掀着，倚在一棵細細的小樺樹上，點着下頷。

——豬糞豬糞——

兩個錘子敲着似的字在他腦筋裏響。他的笑變作慘裂——想起那木圈裏，壓迫着的豬他也想起在充滿乾草味的馬廄的夜裏醉得一灘泥般的伙伴。

隔着一方草坪是纏綿的山谷

夜色已經不讓人再看見谷那面的山影是怎樣的顏色。

水向啊……東流，日西投。

一場涼雨，做就了一場涼秋！

一個小伙子，檢了個石塊坐下。一面搖頭哼着曲子把草鞋解下一隻來，往地下摔，粘在那上面的乾泥巴，就蟲子一樣往四下飛。另外一個也蹲了下去，隨手檢了塊光石，在地面上劃些什麼思線條。一會又把兩隻充滿羨慕和欽佩的眼，往那邊瞪了一下，低低朝那個嚼着耳朵低聲的：

「李老爹真老練……王得就不行是不是張蘭……」

被喚做張蘭的聳了聳鼻尖把兩手不住的磨擦起那裸露着的圓圓的腿脛

「可是可是……」

老李跑出來拖了王得的手臂走進去——天已經完全黑了空中淤積的雲塊更顯得笨拙的臃腫起來這是預兆着一場秋雨是急湍一般的風暴還是長長的纏綿雨那只有天知道王得心中却希望是場暴雨他鬍鬚是窒迫在暴雨前蒸熱的霧

氣中的燕子，企圖吸一口雨歇止後，樹葉上溜下來的清涼氣。山中，暴風雨是一沖就過去，雨停後水清石潔，正好行路，就怕纏綿起來，落上三天兩夜，弄得路上泥濘不堪。葉子變黃了，山色藍得也許想流開了。

那小女人在院裏忙着：一會呼喊着，關起了鷄籠。一會呼喊着，把豬趕進木柵圈去。

山坳裏的夜，一刻後變成靜肅，詭秘了。沿着石岩，一瞬不停的流着的紫霧這會也變成窒人呼吸的黑塊了。

他們兩個，坐在屋中一個陰黯的角落裏。面前柱子上，插了一隻小小的鐵油壺——就跟下窰掘煤的煤黑子頭上頂的小燈一樣。幾條棉線搓成的繩從那細細的壺嘴上爆起一朵藍花。這藍花射不了很遠，只照見柱脚下一圈玉得就坐在那木坑沿上。坑台是下陷的上面攤滿了取暖的稻草。老李歪着身子躺在上面把頭放在高凸起來的木坑沿上。疲乏了的腿都剛用熱水燙洗過了。這會蘇蘇的像有多少隻蟲

子脚從肌肉裏往外爬。王得一脚蹬着前頭的板凳，沉鬱的轉了下頭。

「老李，你又灌這個，路上，嗯！」

「路上不比家裏，我明白，老弟！可是少喝一點是解乏的。這家是咱們老住腳的地方呢！每年，只要東家派我，總得來往兩三趟，那老頭兒量也不小呢！」

王得把擦好的兩條槍，順在坑沿上。

靠門的黑暗裏兩個小夥子早無憂無慮的發出鼾聲來，王得想起剛纔在路上下的決心，牙巴骨都有一點癢癢，像受了風寒在串着痛。偷眼瞅了瞅。老李又把一隻錫酒角子送到嘴唇上。倏的一片什麼東西在王得腦子上一撞，他轉過粗糙的腰軀，風一般撲過去攬着那溫熱的酒角子……老李瞧了這披覆着一層汗毛的大手，一會緩緩的仰起頭來，眼皮更紅了，連帶得嘴唇有點打抖。鼻圈笑了笑說：

「你來一口」

一面輕輕彈了一下那手背。

一滴滾熱的眼淚似的，滴在王得近乎熾熱的心坎上。他覺得週身的皮層下，全在炙痛着，木然的站了好半晌。纔皺皺眉尖，把酒角子沾向敏感的嘴唇上面去，想仰一仰頸子，喝下。可是那冰硬的錫片一觸到嘴唇，一涼，他倏的清醒過來。像在混亂的意識裏，注射了一點薄荷汁。他把那錫角子又塞向老李的手裏。

「你喝吧！我不攪你了，老李！」

老李灌下酒去，瞅着王得聳了肩頭，往黑影裏走去。

乾草味，很刺痛了老李的鼻管和喉嚨。嘴唇和舌尖全有點麻蘇蘇的了。他把眼睛死死盯盯的望着露出麻皮來的牆壁。伸出一隻手抓了幾個花生米，一皺眉頭，又咕嚕嚕喝了一大口。他不是在想心事——在人世間沒有什麼掛念。他是一個流浪慣了的漢子，沒有家，也沒有親戚，在馬房裏喝醉了酒時聽他嚷：

「來來老子就是一條命！」

可是，有時他也找個沒人看到的地方，婆婆媽媽的嘆起氣來……尤其是這夜

年來，他漸漸覺得一個人的孤單。有些老了！人不能不服老，他明白。不過四十多年的歲月，已竟不可避免的，把他磨鍊出來了，變得軟弱——雖然還是那樣倔強，固執。年輕的，不顧一切的勇氣沒有了。他成天躲在忍慮中過生活。他怕人家問他的年歲，或是當他搬不起一件東西，人家來幫忙，那時，他也許頹然放下，頭也不回，悄悄的退走了。

現在，他又陷於沉思……

他不時把小眼皮的折皺扯開。向黑暗裏去找玉得的背影。有時也輕輕的喊兩聲：

「老弟……老弟……」

也許是發音太微瘖了，得不到一點兒回響。

王得覺得頭有點脹痛，一手揉着頭髮。那圓圓的肩膀柱子一樣靠在牆壁上。……什麼思索磨難着他，想狠狠的啐上一口，終於……終於又沉默下去了，面前是一

扇木窗子，鑲了兩片不大透明的碎玻璃。他的兩眼，極力的從那上面掠出去。可是外面也沒有放他這急灼的眼光的地方。一片黑……

在夜的靜止的波汶上突然兩聲低啞的小孩子的哭聲，飄過來。

跟着這哭聲，對着窗子的黑暗裏，一點模糊的頭影現出來——王得眼睛仔細盯了一下，纔瞧見是在一張窗紙上，那光搖搖不定，忽長忽矮。在那一瞬間的明亮裏，牠透過窗紙，照在院子裏的幾株棗樹幹上，顫着……哭聲慢慢低了，卻聽出那從夢中驚醒把奶子塞在孩子嘴裏去的媽媽，在不停的哼着催眠的聲音：

「啊……哼……狼來哪，虎來哪……」

聲音全歸於靜寂的時節，燭影還露着橙黃的光芒

在那光裏，王得忽然瞅見幾根細細的雨絲，跟銀線一般，斜的角度拋下來

「哦，下雨了……」他想着把兩眼往天空上瞥了一下，雲濃得像冬天凍結的墨汁，右面，峭平的石壁，相同一張滿含眼淚的憂愁的臉膛，蒼白的繃在黑空中，使一切更

顯得嚴肅和冷淡。

噢……噢……

一陣急湍的風脚，從所有的樹林上掠過，撲在石岩上，又落下來，裹着帶了悽厲的狠的嚎叫……很遙遠，至少也在藍河的邊沿上逡尋着。風裏，還裹着落的葉子，飛蟲一樣撞在窗紙上面，颯颯的。順着這一陣風，對面燭影熄滅了。空中，像滾流着極憤怒的電流，沉重……王得使臂肘撞開木窗子。

黑暗中，風旋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幾片葉子落到頭髮上。

噢，噢……噢……狠的嚎叫，又高揚起來，打成一片的撞在岩石上樹梢上石片砌平的屋頂上，不立刻散去。一直等到又一陣風旋來。他捲起袖子伸出手臂去，果然一涼一涼雨點一個接一個的打下來——這場風雨是不可避免了！他想呼吸，他想像蜻蜓一樣跑向雨脚下飛翔。一條電閃，在他思索的時候，掣了一下。刷……緊跟着在那藍色的恐怖的光芒還逼得王得的一雙瞳仁刺痛着，一個雷擊下來，撞着滿山

滿谷瘋狂的一樣的樹木尤其是那厚葉子的楊樹鐵片似的敲得亂響雨跟着大起來……

風的方向無定了，一下帶着雨捲進窗。王得的頭髮，都淋濕了。他吃驚的，皮膚上起了一層粟粒，砰……猛的把木窗拉上。

嘩……外面響起來，混攪着轟轟的雷……

柱頭的燈花，結了一個球形，王得把手絞了長長的頭髮，搔了幾下。慢慢踱回來。瞧着老李一隻手墊着頭不動。「……睡着了，這固執的傢伙……」一邊想着，他輕輕走過去。把一隻鏽滿紅皮的小剪子，剪了一下那吐黑焰的燈花。瞅着那燈花巴巴的爆炸，他垂下兩條手臂去。

「王……得……」

一隻老羊哀泣的顫抖聲音，老李一翻身坐起來，瞅着王得微微蒼白的兩頰。指了指坑沿。

「你坐下，老弟……我完全明白，在你的心底上，也許藏着很多的話說……不
只一天了。在東家那兒，也許你在嫌厭着我們這樣的人啊，啊……你坐下……」

王得下勁的把那笨重的剪子丟在腳下了。

「……你會說『這幫酒鬼，這幫豬糞……』是不是……可是我也這樣想過，
在年青……現在老了覺得一切都完了老弟你不必悶在心裏嘍……雨下得很大
吧？」

屋頂上攪着樹枝樹葉和風攙在一齊的吼響。老李側了頭聽了一晌。自語着：

「不小……噢」

這嘆氣聲聲響一雙刺了個小孔的汽球洩出來的氣響。

「老李……沒到這兒來的那會不……可以說每天每天我都那樣想『准說
准說……』可是到我真應該開口的時間，我又閉住了嘴。不是我猶豫，也不是沒有
那膽勁兒就是我怕太傷了你的心老李……他們不會明白你他們說你是酒鬼是

懶虫。他們會使鬼手段，叫你吵嘴同旁人打起來，他們是瘋狂了嗎？不，不，老李！不是那樣……」

他迷惘的按了一下嘴唇。

噓……老李悄悄裝了一斗烟，吸着，又噴出來。

「……在他們的心裏也充滿了應該一下發滯了的煩鬱啊！所以你酗酒，他們也要酗酒，要醉得糊里糊塗，老李你想……真是多麼盤扭，一個人被人家當豬一樣養活着想舒坦嗎？這只有向糊里糊塗中去尋找……」

就這功夫突然有人的喊聲從雨聲中撞着木窗，王得停止了話頭立起來跑向窗前去。風下勁的拍着他兩隻手努力的把窗推開了一條縫……雨卻帶着空氣打進來，使他倒吸了一口氣。老李一手抓着槍也跛着皮鞋囊囊的跑過來，那喊聲在風絞裏掙扎一會高起來……

「是柴門外有人敲着你聽」

「這深夜！」

「也許是失迷了路的？」

對面的窗上，燭火又幌了起來。起初是一個臃腫的大人影，爬在窗上往外瞧，……在那慘裂的喊聲吵吵的響起來時，那人影子，一轉身不見了。燭光，洒在濕漉漉的樹根上，照見地下不停息流着的水，像一條小白蛇似的，沿着黑暗裏，往前游泳，鑽進。一會，樹影後，一個人走出來，嗞，嗞，的際着泥漿。

撐着一隻牛皮傘，風却把傘一個勁兒往上兜。那人艱辛的走進黑暗中去了。風雨喘息着，聲音暫時平靜了下來。

王得老李拉了門拴走到院裏去，脚下泥滑得像踩着碎冰一樣。雨絲涼滲滲的澆在臉上，頸頸上，風從那棗樹枝上，悄悄的掠過，露骨的拂着黑影中所有動搖的草木柴門外人嚷吵着。

一會，這山家的小主人（一個二十幾歲健壯的傢伙）領了一個給雨淋得精

濕的矮個子進來。雨又在一條急劇的閃電裏，大了起來。他們都退進屋去。那矮個子把上牙和下牙磕得哆哆嗦響。主人抱進一束高粱糶來，拋在冬天用的火池裏，又向老李，王得，道了打攪，回去睡覺了。

「來！你烤一烤吧，喂！你叫什麼？」

兩個小夥子給吵醒來，繞了個圈子，看看沒什麼稀奇，又回去，倒下身睡了。只剩下王得拉了條板凳坐下。

「我姓張，叫張和志。」

他一面拿了引火，把柴束拆開點着。脫了襤褸的衣服，兩手捧着在上面烘烤。火漸漸旺起來，紅舌頭一樣，一直往他裸露着的手臂上黏，臉是白得可怕，這會給火烘着，慢慢發出一層憔悴的紅色——肋骨一根根露在外頭。在他的皮膚下，也許就找不出一點脂肪來，連兩隻眼也怯生生的，露着羞澀的微芒。

「老弟，明天還有路可走呢？你別費心了，他不是傻子！」

老李早退回坑上，倒在稻草堆裏，燃了烟吸着——實在，夜已經漸漸移近重心了，風和雨還沒有停歇的意思。王得一點也不困，他轉回頭朝老李笑了笑，老李的肚子裏，大概酒的熱力在艱辛的漲起來了。削瘦的兩頰，露出難看的紅漬。同時他也習慣的，不時伸手去摸摸紅得有趣的鼻尖。

王得在夢幻一般的火影裏矇矓了眼皮，聽着一條懦弱的喉嚨在那兒低訴。

「……我真不懂得命運會這樣做弄人啊！唉！一刻以前我沒有想現在還能坐在人間烤着火，唉！反正我知道命運是這樣註定了！遲早是一個死命運！哼！就鬍鬚誰在你額頭上蓋的戮記！」

他把乾了的上衣披着掉過身烘着身上的濕褲子。

「……所以你就會到處撞上霉氣！」

他把眼睛往那燒着燈花的柱子上瞥了一眼，火烘着一片白的蒸氣從濕衣上出來。

「髻髻早就這樣安排好了，活着也不過是一天挨一天，可是還想着：『活下去吧，活下去吧，』就這樣，又活下來了，像一條豬，一條狗，沒人還會把你當做一個人，是活着的一個人啊！剛纔在那山石都震得轟轟響，涼風一颯，狼在遠遠近近的嚎叫着，伸出手去甚麼也看不見，我想這回死定了，說不定脚下的地也許會崩潰吧！我簡直閉了眼。」像一個禱告的虔誠的教徒。在火影裏他臉微微仰着，眼閉了起來。「可是……猛一睜眼，瞧見這兒的燈光，我想：『這是命運，讓我多活一夜，』那麼我多活一夜吧，我的心又活了！」

王得一隻手托了下巴，沉默的聽着一面想。

——這是多麼可憐而懦弱的一條蟲子啊！

張志和又抽了幾根柴，折成幾段，插進火池去。等他仰起頭來，故意往黑影裏歪着，王得一早瞧見他滿臉的淚痕，風從窗隙上吹進來，夜真的涼起來了。打了個呵欠，王得一將板櫬拖了拖，湊到火池旁。火也給突然的風吹得搖擺着。那紅光一直照清了屋

頂上黑朽了的屏棚上垂下來的，長長的塵絲，頭髮一樣，給熱氣拂動着。

「那麼你只有一條死路了」

對方沒答話就在這會老李突的從黑影裏跳出來臉紅紅的兩隻小眼睛幾乎給白的眼屎把折皺的眼皮粘上了。他的上身在劇烈的鐘錘般的擺動頭髮亂得像黑鴉兒窠，在那上面印着一生的倔強和背運的灰色。他瘋狂了？嘴困難的一張，一闔，一下把那隻酒角子朝張和志撞去「砰……」的磕了他的肩膀老李一邊吐着沫

子罵

「我不會死告你說……你這堵……堵……」

猛的往前一栽——王得眼看着他跌向火池裏去一下跳起來把他的胳膊抓着

「勸你少喝啤了丟醜」

「不老弟……我得同那小子算賬他害得我一生好苦啊我翻不過身來了

我……」

叨嘮着……給王得連推帶揉的倒到坑上去。頭剛一枕坑沿，他嗚嗚哭起來了，兩個肩膀頭抽抖得很厲害。王得兩手按着他，轉回頭朝黑暗裏瞧了瞧，火漸漸要熄滅下去似的，露出幾根骨頭一樣的灰燼來。那個人在黑暗裏低垂着頭不言語，只露出一角額頭，桑皮紙一樣白，酒氣從下面往上噴。老李嘔吐起來。

窗外的風雨，全小多了。

三

壁岩上滑下幾聲淒厲的狼嚎以後，雨完全的停歇了。天上的雲薄薄的勻了一層，浮烟般的白影，一刻後，也悄悄的流落開了。在西面天空上，露出細極了的一條月牙，可憐的光芒，無力的，投在岩頂的幾棵高聳的桐樹上。愈大的葉子滴着水珠，一搖一擺的……

風一颯，涼得透骨。

屋裏，柱子上的火油快涸了似的，縮下去了。底下，兩個人呼呼……的把長而且粗的廚聲衝上來。在他們的夢中，也許還落着粗風暴雨吧！

老李要不是醉了，有這麼個陌生人在屋裏，也許不會這樣塌實的睡着吧！

火池裏剩下一堆灰燼。突然坐在旁邊的人，立了起來。遊魂一樣虛茫茫的，躡着手脚走往王得，老李睡着的土坑前去，像隻胆怯的老鼠，不時把眼睛四面看望。兩條槍靠在坑沿和柱子之間。他伸出手去，一把抓起一隻來。是過於興奮了吧！他的胳膊抖着。

他瞧見兩個腦袋，一個是王得的，另一個是……。

在他隱微慣了的眼睛裏，露出不相稱的星光。在這時，他的神經已竟碎滅頭般錯亂了他嫉妬一切這虛虛的烟火，還兼睡，由人當鋪裏高舉起握着槍的雙手時，一種怒和恨的熱力使兩條眉毛曲手自意料似的倒壓下些，嘴唇也咬得發白。全身全在顫着。就在這剎那，……這幾顆鐵錘來幾聲，從窗隙透進來。

——哦，天亮了！

他又頹然把槍放回原處。一聲不響，回轉頭走了。

一會，院中柴門輕輕的有人推開又關上了。

浮雲完全刷淨的那會，天變成純青的淺藍色。所有的樹葉，全在風的漩渦裏，悄悄的欣語。石塊經過了激流的沖洗，白的是晶瑩的，藍的就如同幾堆藍靛。上滴了一滴水，慢慢在那兒溶化。白與藍往往吻合起來變成一片。只是中間倒垂着的棗樹山楂，掛了幾片小巧的紅葉。衰老的草，更不像樣了，穗子全粘在一堆。

涼的風吹進屋裏頭來。老李的酒全消了，懶懶的翻過身，爬起來，揉着眼睛，走下地去……屋中燒了一夜的高粱糶，充滿了噓鼻子的焦味，這會還沒消淨。他去踢開門，瞅了院門旁的兩個小夥子，還豬一樣捲縮着，睡得很香，他拍醒了他們，往回走——火池已經滅了，可還有淡青色的烟一絲絲往外冒。

「哦……」

他呆住了。在他脚下明顯的瞧見一灘血，已經凝固成深紫色。

……是一種良心的責罰吧！他想起昨夜的，那是多麼遙遠而模糊的夢啊！倏的，像一種刀割的刺痛，在他的靈魂上，鬚髯插入一隻尖銳的木刺……咬着牙，他瞧着那團血。那血在他的眼前漲起來，浮動起來，覺得是從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流出似的。

主人囊橐的從窗根下走過去。

老李仰起頭來，兩頰紅紅的，蹲下去，無力的把一隻挑灰的木鏟削去那血漬。咕咕……咕咕……

一陣磨盤的磨擦聲。一片棗樹疎朗的影子，印在木窗上。朝陽剛露出來，從那兩片裂了縫的玻璃片上滑過來，撕碎的白絹片一樣，懶洋洋洒在黑土地上。屋中開始旋迴着一股一股發霉的潮濕味。王得還睡着不動，肩膀頭在隨着呼吸緩緩起伏着。老李的心上給一片扯不碎的灰埃和蛛絲攪雜了的黏東西罩着。在這清朗的早晨，

他突然覺得一片沒有頭尾的灰色。

立起來，把衣襟嘴的勒下，心裏想着：

——昨晚真不該喝那麼多酒，昨晚……

慚愧的走到土坑前，拍了兩下王得圓圓的，結實的肩膀。王得一咕嚕爬起來

……一眼看見老李把一張小臉皺得更和胡桃一樣子。他羞慚地說：……

「哦我起晚了……」

滿屋的晴光有些刺眼，他揉了揉兩下。沒想到老李一手拍着他的肩膀，一面攪着

他厚厚的手掌，下勁的搖了兩下，掃興地悄悄的說：

「老弟！我不應該喝那麼多的酒……」

「你現在醒了吧？後悔嗎？你也學會了！真瞧不透。」

王得擺脫他的糾纏往門外走。當他一脚跨出了門限，一隻腳還在裏面，一陣涼

風就使他鼻子一酸，打了兩個嚏噴。太陽發着蒼黃的光，晒在樹葉上，有塊的光銳點

上，窄窄的草葉上，全都反射出一點點珠子似的閃爍的星光。倏的一股涼氣般，掣了一下，他聽見老李嘆了口氣……自己搗鬼：

「我知道，在人世上永遠有一個人憤恨我，不明白我。」

那個小女人在棗樹下推着磨。旁邊一個披了臃腫的棉衣的小孩子貪吝的望着枝上的乾棗。

「睡得好嗎？」

一條蒼老的嗓子，震動了一下他的耳朵。忽然他想起什麼似的一面招呼了一聲，就車轉身走回去，老李正緊着那隻槍上黑朽的揩帶，一條腿蹬在坑沿上。王得槍過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嚷：

「那個人走了？老李……那個……」

「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我們也上路吧！老弟！」

王得措好槍，兩個人一齊走出去。這使那般勤的主人，很驚訝——每次，老李來

這兒落脚，因為次日只有半天路，就到云谷了。所以他總是清早起來，喝着茶水，同主人暢暢快快，談起這邊那邊的情形……尤其是當人家稱讚着他的胆量。說着他在狼見愁怎樣嚇掉了一條大狼的時候。他會扯開薄薄的兩張小嘴片，嘎聲的笑一氣，這回，這回……

「李老爹，早呢！半天路還這樣忙？」

老李沉默的只揮了揮手臂。到是王得招呼了兩句：

「打擾了！客走主人安！走回頭路，再來談！」

他們走出柴門去，太陽從樹上掠過，照紅了半個臉。這回走的，該全是石板路。走了丈巴遠，王得回過頭去，看見老主人還站在門前的綠蔭下，一手搭着涼篷在眼睛上，往這面伸着頸子瞧。他拐了一下老李，兩個人停着脚，把手舉起來，搖了幾下，然後大踏步走去。

從兩旁樹根下的莽叢裏，捲出一股青氣味。太陽把四個人的影子，扯得森長，風

一過，王得覺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爽快，吹起口哨來。

跟着路拐了方向，藍河又吐着白沫橫在眼前了。這裏對岸是和這邊相同的山岩樹林攪在一齊。可是已經不很險惡，峻峭。河水平平的流着，浮着濃濃的乳酪一樣趕着朝烟。四處岩頂上，樹梢上，還掛着一些，不過大部分都壓向水皮來，流滑開去了。草地裏有許多野兔愉快的追逐着。

咕：喔：咕喔……

輕選的鳥聲，從那散着松子味的樹上投下。

老李始終沒開口。王得在欣欣的晨風裏，想起昨夜同老李談了半截的話，現在是必得說的了，出了山口，就得分手了，最後他又把那沈澱了很多日子在心底的思索，瀟洶了一下。他想起馬房的酒味乾草味，他想起昨夜老李醉了的胡鬧，他想起那可憐的蟲子，那慣於知足的豬……

他走近老李，拉了他一把。

「老李！你聽我說完了昨夜的話吧！真的，不是一天了，直到今天，你明白，我也不能不講了！」

他順手在路邊拔了一枝野在輪草，折着，折着。

「……那種生活我真的不願再過了可是……朋友們湊在一堆也不容易不過老李我現在還不是給人當豬一樣豢養的時候啊！假如我這樣下去我知道手和腳會磨得那麼大那麼厚簡直會讓你自已害怕哈哈（他猛的摔了手中的草葉草梗）可是你的腦子呢！試問它將要變成一個木塊或者是一個小孩子踢的棗核球，是不是從此你的腦子失掉效用，不會再有一點好夢讓你做了下去遲早會像那個人一樣嚷着「命運啊！命運啊！」老李！在多少年以後我也許漸漸變成一個這樣麻木的人可是現在現在我年青老李你不要忘了我還年青」

他末尾激動的搖撼着手中削瘦的肩頭了他還看見那小小的腦袋在搖頭髮

在顛播



朝霞裏，每一朵雲，都鳥一般劃過去了。開始展開一片蔚藍的天；在高遠的空中，
鬚鬚正響着一陣詭秘，細微的銀鈴響，這聲音一直從披滿了草棵的深峭谷中散出
回音。在樹葉上飄灑下去。

柿子樹全羞澀的垂了頭。楓樹到多起來，沿着下斜的坡腳，一堆堆的紅影。

老李抿了一下嘴唇，轉過頭他瞧見王得的臉上閃着從波皮土發射過來的日
影，他輕輕打了一下那攀在肩膀上的沉重的着掌，輕快的把槍托了托。

「你是養不住的野馬，老弟……我全明白……」
兩個人的眼睫毛下都凝固一點想爆開的火星。

「……可是……你以為我就甘心故一個豬嗎？每天流着血汗任憑着人家的打罵，
像一個豬樣嗎？唉！昨晚你說的太對了，只有你明瞭我不錯！在年青的時候我也那
樣……想……」

眼微闔着，鬚鬚在回想一段甜蜜的過去。

「我要幹，我拋開了家，心裏老那樣想：『我不能就這樣呆下去。』現在……家？家也許都餓乾了，跑着……一掙啊！老弟！完了，一個人的頭髮也有點發白，手指頭往往麻木起來什麼都不知道，那還說什麼……這幾年就不敢想，我的性子多麼倔強，可是一輩子的磨鍊，錘砸，我沒有勇氣了，所以喝酒……一喝就得醉過去胡嚷，胡鬧，完了，唉……」

王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很清楚，二三十年把一個倔強的性子揉成棉團。這一個人，只能這樣一天天活下去，一直到他最後喘不過來的一口氣為止……他茫然嘴唇上拚出幾個字：

「這是生活……」

拐了一個山脚的路口，旁邊又聳立起一片樹林，蔽得下面很陰森。老李霎了霎眼，并没呼嚕，呼嚕……喊兩聲探出頭去。到是張蘭他們脚快跑到前面……王得，老李談着天，落在背後。兩個人心上全有一塊錫鉛在溶化。這溶化的熱汗，有一個時刻

也許會灌注到每一根血管裏去。

「喂……李老爹快來哇……」

張蘭站在樹林前，一隻手舉在空中揚着嚷。

老李褪下槍指帶。兩個人手心都微微沁出一點汗來，攢着那滑滑的槍杆，往前跑去。

「那兒一個人上吊了……瞧！」

果然，一株粗大的樹上，一個枝子手臂一樣，在空中橫抄過去，一個人高高懸在上面，臉朝那邊看不清楚。風一來，那枝子一顫，尸體也轉了一轉，又歪過去。王得眼快。

一瞧那粗毛藍布的破褂子，裹着那瘦瘦的身子。他一邊把腳插入樹林裏的草叢朝老李揚了一下手：

「喂！是那可憐的虫子！老李……」

老李一聲不響。等他仔細看時，老李的皺皺的小臉膛忽然變得白灰片一樣沒

有血色。

走着，一些衰老了的草虫猛的鑽出來，跳着飛着亂撞。小米粒那麼大小，那麼黃的草仔，沾在腳踝上。呱習習的，除掉幾聲天籟的鳥聲啾啾響一陣，靜極了——幾乎是一種死的沉鬱。走到那粗大的樹下，王得使槍銃把那繩子打轉過來……昨夜，坐在火池旁叨嚙着「命運」的傢伙，真的在這命運的繩索上停止了呼吸。顯明的，在他的左額角上淤積着一塊血漬。那血是沿着耳鼓，腮幫，流到肩膀上，紫糊糊的。

「我害了他……」

兩條淚水，忽的從老李絞動着的眼皮上淌下來。王得也楞着了。他有點模糊……這血，這紫色的血，當時給這末路的流浪漢，是怎樣的侮蔑……

黑……

老李的心上，非常難過，頭有些眩暈。他的眼睛，不敢望一下這可憐的死人的臉——那紅得已經發紫發白的舌頭，鬚鬚一雙給刀子剖開皮的魚肚上，黯紫色的魚

肚子，跟着一股血，從那破口上迸榨出來。乾澀的舌頭，就那樣露在張開的嘴唇上。臉是風乾的鴨脯一樣，鬆弛的，連眉頭也皺不上。

嘎，嘎，：密密的樹頂上漏下鷓鷹的吟叫。

王得把那繩子一槍桿撞斷了，撲的一棵木塊般落下地來。他用腳把它踢翻過來。臉朝下的栽在草叢裏了。

「走吧！……老李，這世界上是沒有弱者的路的，只有鼓着氣走！……」

他溫順的拉了老李的手。他覺得這隻握在手心裏涼得石子一樣的手的輕微的顫抖，很嘔心……這隻手，同那懦弱的在生活前面默認着命運而死掉的那兩隻手有什麼分別，他不明白。不是一種憎惡，也不是一種憐恤，是與失望鬍鬚的一股冷流，串過他炎熱的腦子。他下勁的拋丟老李的手……

誰也沒言語，往前走。

藍河漸漸平靜了，河面也癟縮的窄攏了。

下了一個陡阪後，太陽漸漸烘得空中發起淤熱來。老李做開了泥污的衣襟，露出那瘦骨稜稜的胸膛。山的凸面的藍漬，在搨着的微風裏漸漸收縮了。走過一條窄窄的，兩旁都是岩石的路，升上一個崗頭。回過頭望望一疊疊山聳着，越遠越高。這兒彷彿是在一個山麓上。拐過一片樹林，藍河拐了彎。

遠遠隔着山林，那裏有放羊人吹着口哨，輕脆的摔着鞭子。

走盡一段樹叢，老李突然停着脚。

「這兒是叉路了，往這邊……那順着河岸是到云谷的。往那邊，涉過水……老那裏……」

王得緩緩的褪下槍，交給張蘭。他轉過手握着老李的手。

「我走了……你，你……」

「好吧！小夥子，真棒，」他挑了一個大姆手指「……我也許是最末一次了，這凶惡的藍河啊！它磨毀了我幾年來的倔強……」沈吟了半晌「哼！你說的——一點不

假，這是生活！去吧！是苦是甜。但願你好運氣，老弟！藍河的水永遠是向南流的，你走吧！向更遠的地方去吧……

王得仰起手抹了一下額角沁出的汗珠。點點下頷。

走了……一會他走到河沿的亂石堆上，挽起褲腳，涉住水走，很吃勁的，一隻鷗鳥般渡過對岸，回轉頭來……老李一腳踏着一塊巨大的光石，兀然不動，王得舉起手搖了搖，老李也笑着牽了牽薄薄的嘴角舉起一隻手來。張蘭他們也呆呆莫明其妙的揚起手來擺着，擺着。

王得搖着背影唱起來。

望着這條大路，

我微笑着一些眼色！

儘管寂寞，怕雨……

可是他們還鬼臉着沒有出聲呢！

.....

太陽在河灘上閃出千萬點金星，金花。

一會，那個蹣跚的背影，在黃綠色的地上，往遠處消沒下去了。只剩下響亮的，銅鑼一樣的歌聲還留在空中震盪着。

鹽販子

一

大地從睡夢中剛醒來。還罩了一片霧。

鷄聲由遙遠的方向飄過去，輕輕落到亂石稜中。八達嶺高高脊背上，一條黑線一樣，彎彎曲曲拖延在湛藍，灰褐之間的長城，彷彿是活的虫豸，就想在早晨清涼中，翻一個身。然後沿了山脊再往遠處爬去。濃雲塊就在它左右不斷的撕扯着，滑動着。乾溝子裏，也許有睡着的狼，野兔……

「吁，——噢！」

哄喊一聲。他然後很從容的把右手往回一收，往上一甩。中間結了個疙瘩的驢愁子，（一種皮鞭）就平空的，很爽亮，很輕脆，劈——吧响了兩下。

「黑老叔！早晨趕情還有點涼呢！」

說話的是跟在幾匹騾馱子屁股後頭的矮個子，圓肩膀的傢伙。

乾溝子裏鋪滿的是磨盤大的石塊。騾子的鐵蹄一滑，一跌，乒兵哐啷亂响。兩旁高聳上去的溝幫子上，鬚鬚般往下突出了茂草，野山楂，紫荊條。再往後個把月，像這樣的方，行脚人就不大敢走了。猛骨釘的，要是來股山水，一霎眼，就會溝平壑滿。駱駝一串，一串，打個轉旋，沖出去十把里路，也算不了什麼稀罕事。

拐過一個犄角。声响，嚇得芝麻黃的野貓刺刺亂躑。

老黑子的藏青小棉襖頭子尾巴一樣只管在腰背後顛洒顛洒的每一腳下去，可都有他諳熟，敏捷的姿態。這使背後跟的生手，簡直有點嫉妒。嫉妒儘管封在心裏，那些自在攢了的石頭，可不會買你的賬。一不留神，就許兩腿一前一後，滑個大劈叉。

老黑子看模樣，也就在四十邊上。兩顆大銅鑄眼，慣會射出豹一般急灼的閃閃的尖光。

他一手緊了緊腰間的腰裏硬，擰擰鼻涕唱起歌來：

駱駝脖子下濕三年呀！

老婆孩……

怎麼喉嚨洞里不犬得勁。

驢愁子又劈——吧響起來，代替了那吵吵的聲音一會又沉默了

一種永遠不會息滅的，塞外的風沙，捲着一股黃烟一樣常常平空的由山阪上，坑谷裏旋起來。砂子有時落得像一陣細雨。迷了行人的兩目。走在後面的五一，把圓肩膀聳聳，溜着一雙孩子氣的眼睛。鞭子挺瞥扭的挽在一面手腕上，槐裏槐盪的。他一等乾溝子裏，只剩下驢蹄子寂寞的响，就又膩住了前面的老黑子問長問短：

● 一種寬硬皮板似的腰帶。

原书缺57-60页

老黑子沒搭碴兒。就往前衝去，一把抓著頭騾的綱繩。騾子一隻——一隻頭接尾巴的往前去著。牠們彷彿很熟練，並沒有一點驚惶。只是失掉了在荒野上那種逍遙的樣子。款，款，款，款，把脚步放遲緩了走着。五——面左瞧瞧，右瞧瞧，往前趕。

在一條小巷子口上，由黃土泥的墻上，豎起「鴻升老店」這樣一張木牌子。每一個字都挺諳熟的。在老黑子的眼底下跳着。雖然一直到現在他也還記不清楚，那些筆畫，可是他記得那扇旁門門旁的那個石井台，他喝過那井裏的水……十年哪，跑着乾溝子。當每天晚晌，一幫人落到這片城池，這間客店。他記得清那店裏面每一個人的面孔。可是今天他有點心跳。

跟着一陣噙——汪噙汪的吠聲，跳出兩隻口外大獅子狗來。

「哦——老黑子怎麼……早哇！」

店主人招呼着，一面驚訝的點起脚尖，手搭着涼棚朝後面望。

一股紅潮在老黑子臉上炫了炫，就落下去了。

後面箭巴遠的地方——灰塵慢慢降落。店主人望不見一匹騾子。五一轉了轉眼珠。心上詭祕的掠過一陣說憎惡并不是憎惡的味兒。斜了老黑子一眼。他整個的不明白這個人幹嘛興興頭頭起個大早，這半天反到沉默着不言語了。現在臉又一紅一白的。

「呸，——有什麼鬼！」

他不管幾隻狗在脚下絆着亂叫。摔開脚步就往裏撞。

「喂——喂……趕馱子呀……」

店主人有兩縷麻刀般的刷子鬚鬚。小眼睛。一隻眼皮紅着。老是流迎風淚。臉給淚水浸得好像在臃腫着。他和這般人是混熟了的。他閉着眼睛……聽脚步，也分辨得出誰是誰。今天他可認不出這個混小子。他一邊揉着眼皮，直了喉嚨朝他喊。

老黑子一手搭在騾子厩上說：

「別理他啦！這個頭嫩……」

把六隻騾子送進客屋中去。老黑子又喘喘的幫了店主人把騾子拴到槽上。騾子輕鬆的擺動着長尾巴刷打着蠅子，蠅子却只管唛——唛的打盤旋。店家有那麼一個大院子。給矮矮的黃土牆圍着。一頭上，十幾隻駱駝挺艱難似的，屈着長腿臥在地下。嘴動呀動的，像叨嘮着什麼咒語。

碎草梗，很零亂的洒在腳底下。

一股羊騷味，牛糞味，從各處透出來又濃重的落在各處。

偶然！——平空的捲起一陣旋風就立刻吹飛了地上的每一粒砂土。裹着了駱駝毛，打成團，拍在臉上。

「這趟來了多少呀？」

老黑子正把一筒冷水放下。仰起頭來，瞧了瞧四面說：

「七十，」

一面他伸出右手的三個指頭，做了個記號。

「他們呢？」

店主人拴着一個繩結轉回腦袋來。

「他們——他們……後，後邊呢！你家這幾天忙不忙哇！」

矮牆外，不時唳喝起一陣子來。跟着就狼煙起的揚一陣灰塵。太陽也給濛得混沌沌的。

老黑子一面要岔開話頭，他心裏在咒罵着這個老頭子。店主人望着天空打了一個大嚏噴。眼淚不斷的從鼻梁上往下滾。他伸一隻手去揉着。突然摻雜着一陣狗吠，前面櫃房裏誰在喊叫：

「爸爸，——爸爸！」

他才應着聲音跑出去了。

老黑子停着搯水洗臉的兩手，望着那走去的背影微微瞪了瞪眼珠子，他在着急。他要趕緊去跑跑鹽店，把這六馱子鹽銷出去。可是一想到這上面，他就有點心跳。

他明白伙伴們那一張張毫不會饒恕人的嘴臉，可是這一次無論怎樣也不能混在一齊，等上十天八天銷不動。老婆病了正躺在家里……老黑子是非趕緊賣掉鹽，兩三天裏，趕回去不可……

（關麻子，二禿子……一張張怪嘴臉一晃一晃。）

在靠南面一間土屋子裏陰暗的光線中，很模糊的看得見那由棚頂上掛下來的塔灰。五一躺在那緊靠後簷牆的長條土坑上。整整兩天的印象，翻來覆去，在腦子上轉。他——在張家口黃風沙中長大起來的小夥子，永遠會覺得山和水的親切。他有時也愛着暮天中一朵紫霞，因為那像一個蒙古少女的披頭巾。可是牛和羊才是他親切的生命。他混過牛羣混過羊羣，他懂得牠們的性格……

「那麼遠，——那麼遠！」

此刻，他叨唸着的，可是老黑子談的那個「鳥地方。」

五一把那個地點，幻想得非常美麗——那一個大鹽沼。在那上面波濤一樣堆

着鹽。多少牛車在那兒等候着。運送着牛車來來去去，帶走了塵沙。鹽海中的鹽可沒看見淺了一點，少了一點……

兩天的疲乏，使他漸漸朦朧了。他知道老黑子進來過一輪。蹣手蹣腳的走到坑邊上，低低喊了聲：

「五一——」

五一在半瞌睡中，沒有言語。

一晌。老黑子也就輕輕的走出去了。

老黑子走出店門，立刻就撒腿往鐘鼓樓那面跑。在他的心上憧憬着一片熱鬧的市廛。可是立刻又有點感傷似的情調浮上來。從老年人嘴角上，他聽說過那鐘鼓樓上的神蹟，也聽說過這城池是怎樣的豐富……現在可讓人們有點失望。上兩次來的鹽，不都是一蹲十幾天，兜銷不出去嗎？就連那鹽店的櫃台子，也像隻疲憊的東西……

拐過街，人聲異常的驚嚇了老黑子。

太陽光下，昏黃的霧片里，一堆一堆的人，在街沿上，多餘的蒼蠅般攪動着。噲

——噲——噲……

「某方人……唔，唔，某方人，又怎樣了？」

一片豬肉槓的後面，牆壁下，一圈人仰頭在望着，一張印了字的紙頭。黃沙落到肉皮上。蒼蠅懊惱的滾過來，又滾過去。那一圈人卻緊緊的搖動着，飄出種種疑慮，失望，憤恨，激昂，咽哽的語句。偶然一串絡絡車走過去，一隊駱駝走過去，人們頭頂上，立刻模糊成一片。

——一袋，兩袋……

老黑子從厚德裕跑到福成，也沒找着李六老板。他一邊叨唸着數目，抹着滿頭汗亂撞。

最後，他尋到了。是一個僻靜的坡角上。一顆矗立着傘一樣的槐樹下。太陽斜斜

的炙熱着，塗在樹葉上面！——從樹枝上採出來的竹竿上拴着的酒幌子，打了縉不大飄動。幾個小孩子，蹲在那綠陰涼下低了頭玩什麼。老黑子剛剛一跑過去，就瞧見李六老板的少的（兒子）光光也擠在中間。他立刻吆喝了一嗓子：

「光光——六老板呢？光光……」

光光站起來，咕睜着眼睛，瞪了老黑子一下。猛一撥身，就往酒店里跑去。一路上儘自喊着：

「爸爸，——爸爸！」

老黑子覺得眼前一亮。這時盤據在他腦子中的是希望和疑懼。他怕一下就像上兩回一樣碰上六老板陰鬱鬱的臉子，搖擺着的手。一面他咬着牙齒，痛心的決計：那怕便宜一點，也要把貨倒出手。明後天，就好趕回家的路了。

這一刻關麻子這一班人的嘴臉又驀然晃了晃。

老黑子強制着跳躍的心，一掀簾子，跟進去。一條熟諳的喉嚨送過來。

「老黑子——哈哈……」

六老板黃牛般粗胖的身軀，由一張白桌子那面立起來。那方方的臉上，兩顆針芒一樣閃着光，不大的眼睛，在尋思似的一閃一閃。在那樣尖銳的光裏，包含了老鍊和機警。另外彷彿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崇高，落在一般趕馱子，抗大住●的人的心目中。

一齊喝茶的幾個老客，也都打着哈哈，轉過臉來。

「六老板眼光是一點不錯——某方人要一搗亂，您收鹽一點不錯！」

李六老板笑着，望望那說話的山羊鬚鬚老頭子。

「福堂先生——也留一批吧！」

老黑子站得更近了一點。這些話一送到耳朵裏來，他立刻裂開了嘴叉。他彷彿是完全獲利了。他後悔着自己的膽量小。那時候要多趕下那馱子來。哼——他等候

● 即指米袋。

着六老板轉過臉來。他氣喘喘的說：

「六——六馱子。六老板！」

「呵？就六——六……」

「不，不，七十馱子呢！可是關麻子他們落在後面。我這六馱子您先留下吧！我要趕回去……六老板！」

一刻後，六老板寫了個黃裱紙條叫老黑子帶到厚德裕去。就派人去鴻升店貼條子。

由酒店裏，一腳踹出來。老黑子覺得輕鬆了些。可是，另一個念頭，立刻浮上來，虫子一樣，不停的攪動了他和謔的心境。他一面往前走。在那斜斜的太陽光中，貓一般的眼珠子上，尖光更焦灼一點的閃着，閃着。他在想——

● 鹽店留下的鹽是可以先在伙子們落脚的店裏等候聚多了一齊送而要貼上字號條子做一個

留下的標記。

老婆病……

——幹嘛丟下他門呢！聽剛才的話風，就是七百馱子，也有人留，幹嘛呢！要不是

三

五一揉着睡眠，火的蹣起來。

陰暗，昏沈的窗洞外，給一片噪雜的聲响罩了。狗吠着騾子的鈴噹响着。一面多少隻脚踏踏响，緊——緩的。人吆喝着。蹄鐵滑跌着。在那疲倦了的騾子脚下彷彿是每一塊石板在破裂，崩炸。而人們在驚嚇的呼喚……

突然關麻子的銅噪子，在那兒响起來：

「噲——二頭！趕呀！」

立刻，窗根下，誰在低低說：

「趕個鳥！貨到地頭，人到家……誰忙呀！」

這人很匆忙。立刻就跟了聲音，捲過去，然後又一個人趕過，咕嚕着。

五一翻個身，懶得動。他閉上眼。他想到，一會，二禿子，王連，一般小夥子一定會吵着，嚷着一脚踹開門，蹦進來，說他們早到的人是早舒適的。於是大家相互的，由心裏發出誠懇熱烈的聲音，嘻嘻哈哈笑了一陣。小夥子在口（張家口）上，向來是這樣慣了的。這該多麼高興。他雖說閉了口，卻把耳朵尖起來。那怕耗子在頂棚蓆上叭噠一下。他也會猛的睜開眼。以為是誰暗暗蹣進來想嚇唬，嚇唬他。這樣，他興奮的壓制不着嘴角上的笑。心，也有點沉不下去。像浮在半天里的一塊雲。

屋外，脚步是一會响一陣……可是噓噓過去了，噓噓過去了。

天漸漸濛濛下來。五一的興奮慢慢變成個泡泡……

一會。門忽然噉——啦一聲開開了。閃進一個人來。五一一欠屁股蹦起來，就撲了過去。一瞧趕情是老黑子。老黑子把抓在一隻手裏的破毡帽揉成一團，兩隻大眼，在極稀薄的鼻煙色中，張望着五一。五一在他那眼光中看出了不安和恐懼。

五一笑了。他覺得真好笑。幹嘛一個人會這樣呢！

「五一——他們來了，唉我我……」

老黑子突然逼近了半步，像剛做了怎麼一件虧心事。一手抖抖的扯着了旁人的衣袖。要不是光線太暗了，一定會清清楚楚瞧得見他眼睛上的光芒，是如何的焦灼。臉頰如何的紅。可是五一不管這一套。五一的笑只能增加了他的羞慚懊惱。五一的笑，偏偏爆裂了多少火花噴射般撞出來。

狗在牆外唔唔的搯架。窗洞眼上，彷彿一個黑人影，一閃，又沒有了，五一眼快，早留神到了。他心裏有點氣惱。「幹嘛呢！這也犯得上放探子。讓你聽小爺爺偏會說……」他立刻錘子一樣碰出來一句話：

「奶奶——誰還吃了誰！」

暗中拐了他一下。老黑子推開門走出去。

五一覺得這黑黑的屋頂，暗澹的四壁角落，以及這矮矮的土圍牆，長長的城，都

是那麼悶人，彷彿是一個個圈子，一條條束縛，他在馳思着那廣漠的原野，奔放的河流。在他眼前跑的是山溝中的野馬，草地上的黃羊子……他正像一隻迷路的鷹，想念着那遙遠的風砂和自由，悶在心中的那股氣，好像要沖上來。這荒漠中生長出來的孩子，是飽含了一種怎樣強烈的野性！

他輕視老黑子，又憐憫了老黑子。不情願看那個人受大伙兒的笑罵！

「幹嘛呢！自己幹自己的，誰管得着誰！」

突然，臨行前的一點印象晃了晃，那是在老黑子的破屋子裏那瘦得陷下腮巴子的老婆，呻吟着躺在土坑上。流着淚。就在這慘淡的情景下，五一指了鼻尖，說情願幫老黑子，走一趟乾溝子，早些趕回來。好拿錢買帖藥……這事誰不知道。關麻子，二禿子……心裏都該明鏡一樣。怎麼？一走上路。他們就風言風語的說老黑子趕喪趕喪……現在人家起個大早趕前一步。他們大概又該說：「誰也不該先搶買賣！」

可是可是……突然一種憎恨在他腦子中沸燃起來，炙燙着他。

人與人之間的壓榨，暗鬪永遠是進行着的。捉沒了感情，紅了眼……一個青頭嫩，是看不慣，也聽不慣的。

五一愈想愈生氣。一脚把門踢開。天黑下來，馬槽那邊牆上，掛一盞玻璃子燈罩，吐着短短的黃火焰。驟子撲嚙嚙打着响鼻頓着蹄子。有的噉噉……噉噉嚼着草料。風在天空上兜着，砂子拍在馬槽的鉛鐵棚上刷刷响。幾顆星閃閃的報着微光。

他傍着脚，轉了轉膀子，聽見前面客堂裏有人聲。

一股草味怪新鮮的挺刺鼻子。他感到肚子在咕——咕叫。就扯開脚往前奔去。在那堆鹽口袋上，貼遍了一「厚德裕」字號的白紙條子。另外一堆，一堆都沒有。都是黑鬱鬱的堆在陰暗里。

「誰？」

趕情有看鹽的人蹲在角落里。五一沒有好氣的踢着脚下的土應了聲。

「我——」

一走到櫃房背後的那兩間房窗下，他站着了。

窗紙上，禿禿跳着黃的火影——亂雜雜。裏邊有很多人動作，噉噉談話的聲音，攪成一片。他知道就是那一幫。他真不明白，王連，二禿子……爲什麼連他五一也岐視起來了。不找他也不招呼他。在口上，都是好朋友，怎麼這些牛肚子下養的小子們，一進了口，沒那股風吹着就變了性哪！

裏面，關麻子的聲音：

「——出外靠朋友！你知道？——哼哼噉——」

末尾好像是喝了一口酒。

停了一刻。彷彿是軟囊囊的皮袋上，刺了個洞。先咳了一聲。一個老實人的口吻，接上來說：

「噉——反正這回七十馱子也不愁銷，咱們和氣和氣算不了什麼」
突然老黑子陪着笑，在响：

「是呀，——我實在是着急，家裏有病人……沒法子呀！大家一塊兒混也不是一天半天啦！誰按心邁過誰嘛？」

一聲聲針一般刺進五一的耳朵。一點火，羞恥一樣。虎的兩隻耳朵邊都發起燒來，他按捺不住——人，人是這樣的鄙賤呀！趕大馱子的就是趕小馱子的爹嗎？買他個烏賬！自家販鹽，也沒求誰的幫。幹嘛聽他的左右奶奶的……

他想着在張家口，在平定堡混朋友都是一句算一句，斬釘截鐵。那里這麼些花頭！

他擦到門邊上。忽然裏面一聲鳥叫似的銅嗓子在叫：

「哈哈！你說得好！走乾溝子的規矩，你該懂！小馱子都先銷了，我們大馱子怎麼辦！」

五一歪肩膀，碎……的擠開了門。門板碰在牆上噹噹响。大夥都一下把頸子扭過來。關麻子靠在一隻木椅上，仰着發紅的那張驢臉，每一顆麻子都像在動。老黑

子就在不遠的草堆上，蹬着一條腿，都不言語了。眼瞧着剛蹦過來的五一，在晃晃的火影下，臉是那樣的紅。眉毛促皺着。他一跳進來就抓着了老黑子一隻手。

「幹嘛這樣！——不走乾溝子又算老幾！到蒙古去再遠……再遠……」

一點白沫子從他嘴角邊濺出來。屋中立刻靜下來。火光濛濛的跳着……關麻子怔怔的瞪了眼，囁嚅的：

「你——你……」

老黑子打了個楞，只奪着那一條被抓牢了的胳膊。

五一看他不動——在大夥灼灼的眼光下，他憤怒。他忘掉一切，他覺得這些人，都像是張着嘴又等骨頭的狗。他一抹身，又朝外面跑去。老黑子一把沒抓着撲了個空，他早跑出店門去了。他即刻蹬蹬腿趕出去。

「五一，——五一我也去！」

風裏着他劈裂的聲音顫顫的。

在黑暗中，老黑子追着，追着，兩腿下勁的抽動着……他想到這都是爲了自己的一點想頭弄錯了。惹得兩頭都蹦了。可是他聽不見五一的回音。再跑一會索性連腳步聲也沒有了。這會老黑子突然腦筋一轉，又想起六馱子鹽錢……

廣漠的風砂，挺急緊的各處拍着騷响着。

一會老黑子一步步走回來。感動的眼圈上，掛滿了眼淚。一邁進門限就撲的坐下。頸子彷彿很沉重使他的下巴低插到胸頭上，舉了舉一隻粗粗的手臂喃喃的：

「你們——你們……」

夜荒涼着，草原上，乾溝子裏該有露水落了。

文 學 小 叢 刊

第 一 集

藍 河 上

定價國幣二元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 第一版

著 者 劉白羽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文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福臨街
重慶沙坪壩新六十五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書字第一八四號

